我是一只乌龟。无论你信或不信，我都是一只乌龟。

你们人类有句俗话，叫”千年王八万年龟”，其实夸张了。我们中幸运一点的，也就活个五六十岁。

很不幸，我就是那幸运中的一员。

我脑子里最早的记忆，已经是在五六十年前了。那时我还很小，比小孩的巴掌都小，和另一只乌龟崽子养在一个白净净的瓷盘子里。盘底有些深，盘面滑秃秃的，那时节我们从未爬出去过。

家里有一位老大爷，平日里常拿泡久了的茶叶给我们吃。他叫我“老玳“，把另一个唤作”老瑁“。

这是我的第一个名字。但我未曾想到的是，在接下来漫长的龟生中，随着主人的更迭，我们有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名字。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，就像倏地一下，你便断了过往的一切，隐姓埋名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我还记得有一天，老大爷被抄了家。我和老瑁被连盘端走，住进了一个政府大院，摆在窗台上。从那天起，我叫“老蒋“，老瑁叫”小蒋”。

每当太阳西下，窗口黄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透过窗户看到自己。原来我和小蒋长相差的迥异。我的贝壳偏赭石色，光光滑滑的，而小蒋的壳上则是一个方块挨着一个方块，煞是好看。

小蒋说，那时他在背上写的字。他说，龟生很长，他要记下些什么。

如果时光回到哪个当口，我会告诉那时的小蒋，往后的日子不记也罢。吃完了树皮的人，眼神发飘，想要吃我们；捣完了乡庙的人，眼珠发红，砸烂了我们身下的盘子；年轻人把我们绑在老人的头上，四处游街；学生们在我的背上写下“林”，在小蒋的背上写下“孔”……

那时，我常常会想，或许短命的，更幸运一点吧。

你们人类和小蒋一样，也喜欢记事情，只不过你们把这叫做历史。事实上，你们的祖先最早的历史就是记在我们祖先的背上。说来惭愧，人类的历史早已是沧海桑田，而我们依旧和祖先一样在原地踏步。

躲过许多劫难，换过几双名字，竟没有人再知道我们到底几岁。我们被当成了长寿龟，送给了一位老先生，开始了安生的日子。

老先生很忙，忙到从未给我们起过名字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还叫“美帝”，“苏修”也只能还叫“苏修”。

我曾和苏修商量，能不能翻身做个主，咱们自己把名字给改了。苏修说，说得轻巧，你翻个身我看看？于是作罢。

这名字一叫就是三十年，直到老先生过世，他的重孙女把我们接到了新家。

她家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物什，我在老先生那里从未见过。后来知道，这些东西有个统称，叫数码。进门第一天，甫换完水，她就围着我们不住打量，从上到下，仔仔细细瞅个没完。之后，她叫来了全家人，指着苏修说，这只乌龟壳上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的，像键盘似的，又指着我说，这一只壳上又光滑又平整，这只就叫“笔记本”，这只就叫“平板”吧。

我们糊里糊涂的有了新名字。我问笔记本，平板是什么？笔记本说，你先告诉我，键盘是什么。

有一天，她拿着一个叫单反的东西给我们拍照。那闪光灯闪的我眼睛眨个不停，被她注意到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再拍我，再也没有用过闪光灯。说起来，她真是一个细心而又善良的好姑娘。

她似乎还真的蛮喜欢我们的，把那些照片洗出来，挂的满屋子都是。我对笔记本说，这就叫颐养天年，对吧。笔记本说，这就叫苦尽甘来。我说，对，都对。

然后，现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。

美好仅仅存在了几天。

我们听到，她爸爸似乎遇到些麻烦，被抓进了局子，她妈妈想把我们卖掉，换来钱，尽尽力。他不同意，母女俩闹得很僵。

她说，那是曾爷爷留给她的，谁也不能动。

她妈妈说，你是要你爸爸，还是要这两只王八。

没人再说过话。

我问笔记本，怎么办？他没言语。

我说，我们逃出去吧。我们逃走了，他妈妈就没机会卖掉我们了，她也没理由恨她妈妈了。

笔记本说，好是好，可这水缸这么高，怎么才出的去呢？

我们一起往一个方向使劲爬，水缸就会倾倒，这样我们就能出去了。我说。

拼上老命，我们真的爬了出来，接着一路向门，试着摸出门去。到了最后一道门时，我们懵了。因为院子下面那道缝，我能钻过去，但是笔记本不能。

笔记本说，兄弟，你走吧，都走到这儿了，就别再犹豫了。

我望着他，挪不动步子。

笔记本说，咱们出去一个算一个，这样傻等着，等她们全都回来了，刚刚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

我问他，那你怎么办？

他说，我找个地方，接着往背上写字，把壳子写满。这回我不写别的，只写你。

我看着笔记本的眼睛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笔记本笑了。怎么了？害怕我说话不算数，不去写你吗？放心吧，兄弟，别了。

说完话，他生生的把我顶了出去。

离开了笔记本，离开了她，我心里乱糟糟的，一只龟走在大马路上，周遭的世界从未显得如此孤单过。

突然我被托了起来，一张陌生的脸端详着我，露出不善的笑容。我使劲挣脱，却是徒劳。

他把我带到了农贸市场，卖给了商贩。我被随手丢进一个鱼缸里，没人再理过我。

鱼缸里除了我，还有几只螃蟹。他们横行过来，举着螯，仿佛在对我宣示领土主权。

我不理他们，透过脏兮兮的玻璃，望向缸外。看见一个女孩子，手中拿着一大沓花花绿绿的纸，往墙上，树上，店铺里，人群里递去。

天空下着小雪，地上满是飞落的枫叶，人们都行色匆匆，没有人在意这女孩子在干什么，传单都零落在街上，被北方吹散。

我抬起头，看见那漫天的传单上，竟然有我的样子。我心里一惊，用手使劲擦了擦眼前的玻璃，再看。没错，那女孩就是她。

我试着拍打玻璃，可是没什么声响；我想大声呼喊，可声音淹没在嘈杂的人群中。

我心急如焚，踩着螃蟹们的腿，在缸中乱走。

那些被惹毛的螃蟹们，挥舞着螯，围住了我，一下一下凌迟着我的肉体。

我顾不得痛，目不转睛的看着她，看着她无助的对着满地的传单呜呜的哭。

我突然想起了笔记本，我想我也应该写点什么。

写给她听。

螃蟹在剥我的壳，笔记本在写我

漫天的我落在枫叶上雪花上

而你在想我